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十五

讀禮記十二

中庸第二十一

中庸按家語子思所作實得聖門之親傳非漢儒所集
其他記禮比也然至唐李翱始為之說至本朝周濂溪
始得其要至二程先生張橫渠呂氏游氏楊氏族氏謝
氏尹氏始各推衍其義自是為集解者凡三家會稽石
塾初集濂溪以下十人之說晦菴先生因其集解刪成
輯略別為章句以總其歸又為或問以明其所以去取
之意已無餘蘊矣吳郡衛湜再為集解乃增入石氏元
本及附八石氏元所不集與晦菴以後諸皆取之晦菴
章句雖亦參諸其間意若及有未滿於晦菴者天台賈
蒙父為集解雜列諸家晦菴章句之說又特問見一二

而已。晦菴以命世特出之才任萬世道說之託平生用力及在四書四書歸宿萃於中庸其該貫精備何可當也而二家之所見如此哉至若中庸章句序遵李淵源盡在此書尤不容不朝夕吟誦今自序及章句皆錄下為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鵠鵠乎其不尚也近亦有傳崇晦菴章句者復晦菴餘說是為趙氏中庸章句纂疏是為虞氏四書中庸集義亦不暇多錄學者自當各以其本書參考若衛氏賈氏所集晦菴章句後晚出諸說間亦竊附一二以示義理無窮非敢偏主一說以俟來者考焉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

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三元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如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天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

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
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
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
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
若吾夫子何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季其功反有
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
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
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其也於是惟本堯舜以來相
傳之意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詒
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言之也遠故其
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
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今符節登巖前聖之書所以提絜綱

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
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
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
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
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
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
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
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
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
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早
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
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
一篇以竣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煩亂名

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按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
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
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
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
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
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
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
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
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一而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
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
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
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
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
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
我學者知之則於其所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
於此首發明之讀者宜深躡而默識也

性即理也一語近世間有疑之者愚意訓義不得不有所
託以明之耳天命本言賦子之自然然不得不假人為之
命令為喻故曰命猶令也性本指人物之所稟賦然不得

不推所賦之實理為說故曰性即理也陳氏曰理是沈言
天地間公共之理性是言在我之理只此一理受於天而
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此語足以解或者之疑矣又據賈氏
集解載晦菴之說曰天命即天道也以其化育流行賦與
萬物故謂之命萬物稟而受則謂之性蓋無一理之不具
而一毫人欲之私未有與焉語其大目則仁義禮智是也
率循也循其性之自然而不雜乎人欲之私是之謂道若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與凡事物當然之理是也
脩品節之也聖人脩道以教天下使之過人欲存天理是
所謂教禮樂刑政皆其具也此說比章句尤易見而纂疏
集義詩大雅烝民篇引此以明舉仁者少胡補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
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
后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行平声(好)去
聲(禮)音嚮

小雅車牽之篇景行大道也中道而廢言力罷而始休於中
道非中道而畫之廢也人人失其所好言不知好仁也仁者
之過易辭謂人皆不知好仁苟有好仁者雖或不免於過而
其情本善亦易為辭說以明為仁者人不可得而疵而人當
勇於仁也補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其矣夫
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
人惟德之基

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言語信實
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也詩大雅抑之篇引之
以結上文恭近禮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尤在於獨也○又嘗答門人呂壽云是謹上更加謹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音節）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躰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納之於中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

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東萊呂氏云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朱氏如此區別固未見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躰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躰要是也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躋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

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

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德而又無所忌憚也

蓋中無定跡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

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

妄行而無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

而意則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

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解上言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

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具行故鮮能之今已久耳論語無

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

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

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

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

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離人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何哉蓋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日用不可闕處但人鮮能知其味譬知道乃我之所固有惟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祛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率其不行之端必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每去去聲 迩去聲 平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迩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量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語錄問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措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肯然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野音古應

罟獲也獲機檻也陷穽坑坎也皆所以拚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卒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罟獲陷穽趙格庵謂此形容禍機之所伏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着也膺曾也奉持而着之心曾之問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

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皆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語辭而汝也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鞞申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雲川倪氏曰衽衣衿也金鐵也鞞皮也以皮膠鐵為衣甲被之於身如衣衿然故曰衽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着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

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或問謂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者而救其失者類如此。語錄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守易不變其平生之守難又語

錄曰強哉矯贊歎之辭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之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容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

裕死者正吾天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彙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

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逕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

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發

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患彼上三條一

曰吾弗為之者致知之事二曰吾弗能已者力行之事夫子

皆以自任三曰惟聖能之者大成獨立不返之事夫子不敢

以自居而始終之皆為謙辭則一也或問索隱之說謂漢書

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索為索顏氏又釋之以

為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

亦類類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

實用之廣也隱體之微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去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
能及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
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
知不能則至全躰而言至人固有所不能也侯氏曰聖人
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
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
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鸛鳴矣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鸛鳴餘

詩大雅旱麓之篇為龜類矣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
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
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
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
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
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
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
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
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

不肖所能知能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愚意造端乎夫婦即指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者上下各適其顯然可見者而言察乎天地即指造化流行言非指高遠深妙者而言語錄云天下莫能破謂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其中猶着得一物在若其小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愚按莫大於華岳而地能載之今云語大天下莫能載則所語

之大者大包天地莫小於芥子而能破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斧為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邇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視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如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至推已及人為怨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
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
其不遠人者身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怨之事也
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
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
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及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所未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未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未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未乎朋
交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水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
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

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
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
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
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及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未能一者聖人所不
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有至隱存焉下章放此愚按立未
得聖人之無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齊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
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羅去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陵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聲平

此言不顧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去

居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顧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矢諸正鹄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鹄

畫布曰正鹄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九章首無子曰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詩曰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去去聲詩作律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

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迩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

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

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

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

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躰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躰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躰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齊則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絜也洋洋流

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躰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招明君蒿悽愴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度待格反射音亦詩作反知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求也冠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

也志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誠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躰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實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或問鬼神之說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

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

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

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

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

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

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
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
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
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
言亦各得其義焉孝者熟玩而精察之○語錄問性情莫
便是二氣之良能否功用莫便是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消息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
又門人黃氏曰性情功用只是造化之迹日月自有日月
之性情功效風雷有有風雷之性情功效有言鬼神文集
曰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
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躰乎萬物之中物
莫能遺語錄曰躰物是與物為躰猶幹事是與事為幹語
錄蔡氏曰凡物之躰無非鬼神躰之故曰躰物而不可遺

此躰字虛非若形躰之躰蓋躰其躰之謂也右亦言躰不與物
類當陳氏曰齊是齊其念慮之不同明是明潔其心洋洋
是此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間此是鬼神陰陽之
發見昭著處蓋躰物而不遠之驗也右言齊海陵胡氏曰
鬼神以形言之則天地以氣言之則陰陽以主宰言之則
鬼神鬼神無形故視之弗見無聲故聽之弗聞無躰故物
為躰視其所以生所以成莫非鬼神之功故天下之人不
可遺忘以神無聲無形故其來也不可億度人當敬事之
不暇况可厭射之乎右言鬼神之德文集曰鬼神只是氣
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陳氏曰此理雖隱
微而其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
見之不可揜如此右言誠之顯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夏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埴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官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躰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

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天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

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

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懸意謂不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

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

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
貴賤一也追王之法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
之所起也先公組紼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
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
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愚意未受命謂未
不及竟而有待於周公以
成之地總綱者太王之父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
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
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
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一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
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
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
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
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
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
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
重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

兄弟之子各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自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率其一耳禮必有義對率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

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馬意以示其掌亦示之義

右第十九章

國門謂太祖東向群廟左者南向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右

者北向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趙氏注左昭右穆者死者之

昭穆也群昭群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序昭穆序生者之昭

穆昭穆鄭氏曰事謂薦之辨賢謂以其事別所能也

語錄曰主人酌以獻賓賓報主人曰酢主又自飲而復飲

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不飲奠

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率爵又曰旅酬者以其家

臣或卿使之為大夫則有鄉吏一人先率解獻賓賓飲畢

即以解授下執事者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逆逆相承獻

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沃盥之事至賤者也孔

曰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奉脾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
晦菴語類曰導飲者為上先飲也 駘下
哀公問政

哀公問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
政息

方版也覆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扶音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
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
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不得

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

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

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禮所生也殺去

又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躡味

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孔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及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
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意
人之賢否不須明乎天理之精微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去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
以知此也仁所以躰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
古今所同得之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
是三德則其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
亂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二者三
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事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
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論
知者之所知行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
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
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事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
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質有不同者故問道有蚤莫
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
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
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
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
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

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其為人下而不辭
故好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
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
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
也辨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經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
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
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次之

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辨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
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
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猶吾四身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
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
則不眩辨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
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建其
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
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
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
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
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礼不動所以脩身也去逸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則皆反去聲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一反反稱去聲爾音爾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躰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籩籩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礼稟人賦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太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質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臨其劫反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有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

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盡從七六發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

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

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此誠之之目也至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孝而知之篤行

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發其一非孝也

有弟孝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孝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孝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

不能勝者則雖有志於孝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患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

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孝或

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廢及不能變則曰天資不美非孝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率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一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忍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孝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欤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孝由教而入者

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及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不盡之不及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參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

亦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九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由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率其性之全躰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由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誠也

溫陵陳氏曰曲如楸楸謂塗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委蛇致曲而入乎道也高安譚氏曰致其委曲非直造徑造之謂也永嘉陳氏曰一室皆闇必有容明之所從其容明之要而闢之此致曲之法也建安真氏曰曲猶曲

禮之曲纖悉委曲而用其功即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曲之事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直乎著龜動乎四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下四躰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尚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音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言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則物亦尽而無有矣故入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入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身之存養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

按程子曰誠者自成也至誠事親則成人至誠事君則成人臣

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且

又之往之遺意也愚按上文言誠者自成也下又即言非

安得以為無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

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

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

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後生至死無一事之

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

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

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此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

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

續之前九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

無有矣愚按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此說於不誠無

心一不誠豈能如聞之息之生矣如蒲清而誠則見義理
心一不誠豈能如詩書之朱矣心在比則事在此心在
此者誠也事在此者即其心也然如在致事致皆誠者物
之所誠也然始也否而心誠也焉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化其味是
首不誠故無物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又常於中也誠以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

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

其精也莊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二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

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是久於外故云兼內外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躰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

見猶示也示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

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

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

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涉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具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下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卷音平聲法華成也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率全卦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感大而不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愚按卷古訓區也作去聲亦訓區然未明言區果何義禮韻平聲去聲皆訓曲亦有卷者何之卷言卷曲也當參考意者區乃小石成

詩云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音

音乎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嘆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言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一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語錄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只是天愚意昭卷石一勺皆率其一端而言猶於人而率其一息一事為言也及其所言至於也所謂昭昭者即於無窮中指其昭昭所謂揚土者即於廣厚中指其揚土卷石一勺類此天惟不止於卷石之多水作不止於一勺之多故能廣大無窮而覆載審育聖人自一息之實至無一息之實自一事之實至無一事之不已也經旨本無積小至大之意讀考或以及其之語為疑故梅菴辨之始此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

於至小而無間也趙氏疏禮儀謂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威儀謂進退升降俯仰指遜之類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極廣大而致尺精微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

猶燁溫之溫謂故學之矣而復時習之也趙氏纂疏云尋常者宿火熟物也敦

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躰之大也道問學所以

致知而及乎道躰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

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

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拆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

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

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

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

人人德之方莫詳於此孝者宜尽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

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皆同

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愚按孔氏云其謂足以與國烝民之篇

之與行亦通然章句謂與起在位蓋以身之顯晦為言與者

顯也容者晦也與引詩保身相叶也呂氏曰明哲之人知行

則從周而已

右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位而言亦人道也

或問載周人尚與廣六尺六寸故其迹轍之在地者相

距之間廣狹如一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行乎方內而

無不通文者書之點畫形象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夫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

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以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

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

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

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

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

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求終譽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德去去聲射音

詩周頌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言愚按詩役者周王本指微子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道也

晉陵錢氏曰三重謂於三者重難之不敢輕也鵠意以三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

還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辟言譬備從報反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言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躰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

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

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曰子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尽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又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存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董

甫也。以至於用捨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而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筮，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禘、郊、社、禘，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躰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嫌於是哉？○語錄曰：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夫。○永嘉陳氏曰：祖述者道，而法在其中；憲章者法，而道在其中。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襲水土者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龜底為末，為外。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則皆反，別被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資，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

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憲詳細也；察明辯也。

溥溥周備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溥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墜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

地之化育之六焉有所倚天音扶焉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

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軀也惟聖

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

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軀無一毫人欲

之角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

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

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着於物

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之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

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好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

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

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

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

物之姿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於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當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天音

去聲關於成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孝立心之始言之而

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曰國風衛碩人鄭之羊皆作衣錦

聚衣（聚網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孝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網故闡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寶（深簡溫網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隱去）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室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

盡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服（於鈇鈇）鈇（嚴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隆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感畏也鈇（斫刀也）鈇（斫也）

詩曰不顯惟德自辨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声以色子白声色之於以化民未也
詩曰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声無臭至矣夫謂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又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
不大声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声色乃化民之末務今
但言不大之而已則有声色者有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
不若丞民之詩所言德輔如毛則無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
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及其妙不若文王之詩
所言上天之事無声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声臭有
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
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別有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李
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則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
其其妙至於無声無臭而後已焉蓋孝一篇之要而約言之

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孝者其可不及心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
子思懼夫孝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
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孝者先
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
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声臭之可尋此
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
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
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
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
已發其意此章又由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此章九八引

詩白衣錦尚綱以平不顯惟德九五條始孝成德疎密淺
深之序自不大声色至無声無臭凡三條皆所以養夫不
顯之德 語錄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
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奧人始進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
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宮之地又文集曰曾子問謂
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古釋○愚按西
屋漏者蓋古屋室之制其南東戶西補相連其東之北則
當戶處日光直入故云當室之白其西之北當漏如日光
穿入故
云至漏

蔡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十五

蔡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十六

讀禮記十三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歸乎者孔子歷聘不遇將歸老於魯如在陳曰歸與歸與者
也下四者皆言盛德自然之形著用孔氏補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
足畏也色足暉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言言在躬

不失於人謂交際之閒敬謹也惟不失足於人故其貌足畏
惟不失色於人故其色足暉惟不失口於人故其言足信

刑書篇名忌戒也惟敬戒故無可擇之言在躬蓋舉一端為
證躬書作身補

子曰視聽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濟也

襲祖衣也襲不袒也蓋求數服也不可以故事故有衣以覆
之袒而見美曰褻不袒而充美曰襲○禮盛者不文則以
爲敬如大裘不袒有襲執圭是也禮不盛者尚文則以褻
敬如君在則褻無事則褻受饗之時賓賜奉束帛加璧是也
不相因

禮

禮也此安肆之極也 本孔氏補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辭者相接之言所以通情也禮者相見之實所以將敬也

濟也引易象卦辭證無相襲濟之義用呂氏方氏補

自君子隱而顯至此為一章大指皆言敬天台賈氏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子曰以德報怨則覺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讎猶答也○仁以表率天下義以制抑天下報謂禮也禮以
品節於仁義之間政以德報德者仁也民有所勸是即為天
下之表以怨報怨者義也民有所懲是即為天下之制有
勸矣民知德而不陷乎惡有所懲矣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是
禮之報為天下之利然所能為天下之利者政以德怨之報
皆出於天下之公而已有德於民者民欲報之以官有功於
民者民欲報之以賞因民所欲而官之賞之所謂以報德而

民知所勸也傷人者民欲報之以刑賊人者民欲報之以殺
因民所欲而刑之殺之所謂以怨報怨而民知所懲也若夫
民之私德豈無相報哉惟不可使懷私恩者廢公議復私讎
者亂國法此報之所以為法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則
言與德無不報也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
辟四方則上與下亦有相報也若以德報怨雖過乎寬而本
於厚未害其為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
所當誅者也君子欲蹈乎中庸則莫如孔子所謂以直報怨
以德報德也延平黃氏監田呂氏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
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
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強其兩反

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安仁者也一人而已喻少也有欲而好仁利仁者也其次也有畏而惡不仁強仁者也又其次也議道以已仁所同也置法以民有欲有畏者不同也仁有三即指安仁好仁強仁言之也與仁同功以二者之情雖異及其成功則一而未知其孰為安者利者強者故曰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則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強而行之皆可得而見所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故曰然後其仁可知也同功言其終之至於仁一也異情言無欲有欲無惡有惡其始之行仁各不同也用呂氏補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入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仁者人之體也將有為有行非仁不可故曰仁者右也又曰仁者入也道者天之理也仁至于不可行不可以無節則理有所不得已而助人之所不及者義也故曰道者左也又曰道者義也仁莫隆於父子父子之道親親也義莫重於君臣君臣之道尊尊也厚於此則薄於彼厚於彼則薄於此惟知其所以為左右則尊尊親親並行而不悖無厚薄之間矣至道者至于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故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之者也故以霸考道者稽考於道而事不輕率者也故亦可以無失九皆監田呂氏之說程氏云本不可如此分別集

自仁者天下之表至此一章皆泛論仁義天台賈氏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潛相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已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承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斃皇恤我後終身之

仁也禮七感反數世之數所五反

仁有數言不一也所以然者以義之所處長短小大各不同也中心惻怛之仁大者也率法而強之仁小者也數世之仁長者也終身之仁短者也補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率者莫能勝也行有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猶如毛民鮮克率之我儀圖之惟中山庸率之愛莫助之

器重道遠與論語任重道遠同義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也以義度人言以義理而擬度人則人之能中其度者少當以時人相比方其未之收因附此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去声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焉畏雖不見不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言幽暗之中微細之事跡雖未形而我則已動人雖不己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或問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

子乃分之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謹者

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要于天

不制以已以中人為制使天下皆可效法能者勸勉不能者愧恥各得以行其言朋友以極之謂相勉勵以極致於道也欲民之有壹謂示民以中制使皆得歸於一也鄭氏孔氏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哻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

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遂猶成也無其行由明不行其德詩曹風候人之篇梁魚梁鵜食魚者鵜之求食不之澤而之梁無濡翼之勞而坐得食如人無功而受顯服也記詩作其鄭氏呂氏

此章自仁有數矣此言仁之進成惟君子勉之有道則不難成賈氏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桑盛

拒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講義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與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焉轟施于條

故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辭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臣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役為也又行也○此言下事上之義名分一定而上下之禮不可易故雖有君民之大德不敢忘事君之小心焉氏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勲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節以壹惠謂死者雖身兼數善謚者獨取一善而名以節孝子慈孫惠愛無窮之心寧使行有餘而名不足毋寧使名之浮於行也以求勲情謂不欲虛為矯飾情者實也行過弗率謂有過即改不復循行率者循也人之過也多過於薄有過而改故曰以求處厚用方氏補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使人

自謂使人言不自以為天下之烈而止自以為使於稼穡之人蓋謙辭也補

此章言事君之義雖有大功不敢自居補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強其良反徐其兩反說音詩

詩天雅洞酌之篇凱樂也此以為強教者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狀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性和而有

才者也皆有強盛意呂氏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

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命謂政令鬼謂祭祀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礼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遠于萬反近去声

命命令也喬謂自高大不必音為驕 吕氏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筮筮矣厭於豔反強其西反

瀆辭謂再三告之瀆禮謂煩文民未厭其親謂待民以寬民亦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強民謂承殷難變之敝故強之也不求備不大望謂寬易求備則細矣賞罰窮謂極於此矣

柳翻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此章明四代質文之異虞夏政寬殷周文煩而敝也 孔氏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怕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敬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忘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情七感反

忠利之教謂其教之也非以罔之將以忠之也非以害之將

以利之也取費謂奉已有節輕實謂予人無吝吝實謂財貨也
所引甫刑今書以明堯德記者引以結舜德陸氏方氏

自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至此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
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因歷言四代之道賈氏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
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認其受罪益實子曰事君大
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
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拜自獻其身謂君既先資其言乃親進為君言也大言大利
小言小利橫渠謂利非歸己之利人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
大利也愚謂此病漢儒之說太卑故陳高誼以張之耳按本
文所謂大利明指大祿而言未嘗及於行道特以小言者不
敢望大利為安分義各有在也補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其爾位正直
定與神之聽之式敷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
則尸利也子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
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不下達不自通於君不尚辭不以飾辭而進弗自之自如論
語何自之自非其人弗自苟非其人不主之以進身也遠而
諫則調謂諫諍自有近臣在遠而諫則有求進之嫌也若身
為近臣而反不諫則是尸利尸利謂不事其事而徒享其利
也適臣守和和謂和平不徇其君之喜怒也宰正百官宰謂
冢宰正百官其職也欲諫不欲陳諫謂入諫於君陳謂陳其
君之過於外也詩小雅小明之篇胡也補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
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

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
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遠于萬反
進以禮故難退以義故易亂謂無序也違謂道不合不可使
為亂言守節不變也補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
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就慮而從之終事而
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同

履猶行也君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得志謂事之
當行與已之志合也慎慮而從之其必有成也否謂事之難
行非已之所欲也就慮而從之蓋必不得已而從之終事而退
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之也且處野上九爻辭此言事君之義
而引高尚之說者蓋承終事而退之意或曰惟不事王侯乃
可高尚以及反證事君當盡職之義亦通用鄭氏補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命受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
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黃黃人之無良我以為
惡黃音奔

此重述事君不可使為亂之義言君命有不順則臣弗從之
矣蓋以明君之出命不可不謹也詩鄘國風鵲之奔奔篇姜
姜黃黃爭鬪惡貌此詩刺衛君無德國人恥以為君蓋君逆
天命而臣子亦逆君命之證鄭氏曰此

自事君先資其言至此皆論事君之義賈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
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
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
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之
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發音

不敢以辭盡人謂當有其實如下文不敢問所費問所欲問
折舍皆不敢以辭盡人也詩巧言為謔耳以壞之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
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苗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

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
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澹音餘矣食盡法誥音

諾責謂諾而不予為人責償也已怨謂絕而不許為人所怨
也諾而不予者虛言絕而不許者直情故寧有此勿有彼也

辭欲巧謂善其辭然先曰情欲信而後曰辭欲巧故與巧言
令色之巧不同補

自君子不以辭盡人至此皆言接人之義賈氏

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

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
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

不犯日月謂大事有時日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之類守其
日月之常不敢犯而越之也不違卜筮謂小事無時月而有

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卜筮而吉即遵而用之也不相
襲卜則不再筮也呂氏

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稷
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先祀庶無

罪悔以迄于今齊音

牲牲禮樂齊盛有常故幽則無害乎鬼神言不廢祀也明則

無怨乎百姓言皆正供也易富謂易備惟恭儉而有常是以

易備也引詩生民篇曰后稷兆祀迄今無罪悔以登易備而
可久無害於鬼神無怨乎百姓之意所謂祿及子孫蓋指迄
于今而言補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
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龜大廟

天人之器謂龜也威敬謂不敢褻用於小事也天子無筮者
天子躡尊在國中有事皆用龜卜而不以筮至于巡守征伐
在道則以筮蓋以龜當敬而不可褻也諸侯有守筮者筮積
不以出國惟天子所注為家雖在道亦以筮諸侯出竟則使
人守筮於其國蓋不敢問吉凶於他人之國且辟天子也卜
宅寢室者立宅必卜寢室之吉也天子不卜處太廟者為宮
室之法寢室宅其中宗廟處其左卜者卜其中而已中定則
左右可知故但卜寢室之所宅不卜宗廟之所處雖天子之

廟無卜也一說諸侯適他國無他卜惟卜寢室若天子則不

待卜惟以處諸侯之祖廟為常夫知孰是

孔氏曰呂氏江陵張氏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
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長反丁

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不廢日月
如一歲之朝覲一日之朝夕不違龜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
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君子之事其君長與其事天地鬼
神其敬一也

鄭氏

此章自昔三代明王至此言事天事君至敬而不敢褻故
有卜筮因言卜筮之用

費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十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十七

讀禮記十四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以

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氏卿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

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與上惡

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美鄭武公既欲赦予又改又欲還

予授粲好賢之切也巷伯刺讒既欲投畀豺虎又欲投畀有

北惡惡之甚也好惡明則民將自勸大雅文王篇記者又引

以證民心之自孚也氏用勸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

刑則民有避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

不倍禁以泣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

倍音佩孫音遜

五 雷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此章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五虐之刑謂殺及劓剕採鯨高

辛氏之末侯國有三苗者民不用上之命君無德以教之惟

作五雷之刑以為法民愈為惡德三苗由是絕世

子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其

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表者所立以候日影之器影之曲直由表之邪正此以喻民

之好惡由上呂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以仁遂謂無一之不歸於仁遂者終獲有成之名也豈必百

姓之盡仁皆由於禹一人之化耳連引詩書三章以證下之

無不從上補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

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稽德行四國順之張

聲說音悅稽音角

上好仁則下皆爭先為仁為君者當章明已志為真正之教

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盡心於行已其說樂其上矣詩

大雅抑之篇引以證上有德下所從稽詩作覺記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玉言如綸其出如綽故大人不倡游

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

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譽于儀

綸繩也大於絲縛索也又大如綸言正言一出下所視效其端雖微其末漸大故大人不可倡為浮游無用之言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也則民亦效之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

而言行相應矣危謂高也止容止

用鄭氏孔氏補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激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趙行並去於音鳥

道人以言謂開明義理使民知所向也禁人以行謂躬行身

率使民不敢為非也蓋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

人也言以道人故當發言之始已慮其所終行以禁人故方

制行之新已稽其所激上之謹審如此則下亦化之不苟於

言行矣引詩二章皆謹言之證

陳氏馬氏真氏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張氏

詩都人士之篇忠信為周周猶備也無缺失可指

補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

臣不惑於其君矣王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

作音

一可望而知謂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謂先後如一皆謂德歸於

一而無二三也尹吉當作告蓋伊尹告太甲即今咸有一德

之書引詩言不差忒亦證一德之義

陸氏呂氏

子曰有國者章義澶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

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

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

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印

廬丁但反儀音義近讀如字後音衣共音恭中其恭

章明也瘴病也難知有姦心也淫貪侈也儀行鄭注作義行

呂氏請非禮不行故曰儀行方氏謂臣有可儀之行皆請如
字不重辭不尚言辭也上帝喻君板板猶反反共恭也功窮
也○此章言人君當明其好惡使上下皆歸一德上懷疑則
民感於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後其所不及煩其所
不知皆勞其君聽察之事也引詩板篇以證上人疑則百姓
惑引小雅巧言篇以證下難知則君長勞補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
迪

有政教而後賞則足以勸懲播刑之不迪謂棄刑不迪不循
其道也補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
治而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適民不可不

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
大臣不怨補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
取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此
統敘反

（比私相親也民之表民所望也民之道民所從也葉公楚葉
縣宰公子高也臨終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大作大臣
所為莊士大夫卿士謂齊莊之士為卿大夫士者也○此章
明臣無大小皆須恭敬而所任在大臣人臣不信而小臣之
比國之大患也君母以小臣而謀大臣之事母以遠臣而言
近臣之事無以內臣而圖外臣之事則小大得所內外情通
大臣不怨恨於君近臣不為人所非遠臣不為近所蔽記者
又引葉公之顧命以證之母以小臣之謀敗大臣之作所謂
母以小謀大也母以嬖御之人而疾端莊之后母以嬖御之

士而疾端狂之士大夫所謂母以內圖外也氏說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
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
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天人以位言指在上之人也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
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則民效其上亦失所當親雖教之祇
以為煩而已詩正月篇書君陳篇皆以證不能親賢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臣溺於民皆在其所喪也夫
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以
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
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擗張牲省括不
厭度則釋充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則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官尹吉曰惟尹

躬夫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充作說告作

小人謂民君子謂士大夫夫人謂王錢德易狎而難親謂水
之德也水之性有剛柔之德外陰而能柔故易狎內陽而能
剛故難親狎而親之則溺死矣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謂情隔
不能自通於上苟內懷鄙倍之心上亦不得而知虞虞人也
機弩牙也括羽括也變謂所擬射也釋發天也虞人之射禽
弩機也張狎機門也括與射相直乃釋弦發矢喻為政亦當
以已心參羣臣及萬民乃可施也衣裳在笥言藏之而不輕
以予人也干戈省厥躬言揆之於身而不可輕以加人也違
避也遁逃也尹告即伊尹所告言告字也天見今書作先見
周謂忠信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見夏之先王以忠信自終
其臣亦與之有終言君所自致也○此言人所以沒溺於患
禍而不能自出者皆因易而變之也故以小民之易於水而

詩以喻士大夫之易其言王公之易其民皆取漢之道也引
書四章皆證不敢易之意補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
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
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庶民以生誰能棄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
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惟讀

心者體之主體則從心者也故以心體為君民相須之喻所
引詩今無之餘見節南山說者謂上句逸詩因而併引之也
此言君不正百姓所以勞也引君牙言天之寒暑小民自然
况君之政教乎補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立行無類也子曰言
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

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
爾師虞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行去

身不正故義不一不一謂不能專於其身不安也信故行無

類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言有物謂無失實之言行有格

謂無踰矩之行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言也皆不可得

而奪也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

敢信已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者也守之者服膺勿失親

之者問學不厭由知多聞多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

而行之故曰精知畧而行之畧約其所同引詩言善人君子

威儀齊一凡以證言行皆當歸一師衆也震度也知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

有方其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正謂正人君子取友必端故好其正小人黨邪醜正故毒其

正謂正人君子取友必端故好其正小人黨邪醜正故毒其

正君子友其正者惡其不正者遠近曉然知其心引詩明君
子之仇匹皆好補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
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好與上一惡並上聲不
可交者以其賢可絕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
貧賤苟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勢利之友而已引詩以證
取友以攝威儀而非以利助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私惠謂私以小物相問遺不歸德謂不合於理不自留不留
意於此人蓋德者天下之公惠者人情之私苟以私惠於我
而無德以將之則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引詩鹿鳴為
明好我在忠信之可德而在小惠馮氏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載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以言之必聞其

或曰行之必見其成焉車曰服之無射射音世反

此章言有是物必有是事不可虛也君子之學自本至末無
非其實故可久而無窮也登車而有所禮則式式遠式也有
車則有式無車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衣必敝無衣則何
敝之有乎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服之無射亦言實有是服乃可久焉而無厭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
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編通文四子書注
編通書作則中獨字

言在前而行隨之則言須實行在前而言隨之則行須實言
行相顧皆不可虛飾也言行相副則人於美惡大小不得增

咸皆驗於行引詩書皆證言實信周曰觀文王之德今書作
訓申勸寧王之德申重也勸免也云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
勸文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也割誤作周申之為田勸之
為觀則字畫尤相近而易誤寧主即指文王言之補一用孔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怙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
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允命曰爵
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難易曰不怙其德或承之羞怙其德值婦人吉夫子凶
恒也恒也不可為卜筮言無怙者不足以感格鬼神鬼神至虛
而善應難筮皆神物猶或不能知之而况於人可以不怙之
德而求之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謀也所謂請而告也
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未詳何義鄭氏曰祀
也言爵與惡德之人民將立以為正而放傲之疾事皆

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孔氏曰言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
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呂氏曰此篇所引與書不同當以書
為正贖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言煩瀆非事
神之道也又引恒卦九三六五爻辭謂不怙其德或承之羞
是當怙者也然婦人從一而終故怙其德言若天子則義不
可以無變從婦則凶也補集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
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
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使色吏反

行百里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倍之也此猶為五服之喪
也若父母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則侵晨侵昏皆行又不止

百里而已若未得行者為有君命辟市朝不哭者為驚衆也補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祖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祖成踊於三哭猶括髮祖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去聲

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未忍踐阼階為主也括髮祖者去飾也又哭者明日之朝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三日成服則三哭之明日也鄭氏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明左十處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祖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祖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

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齊音也免音問

不升堂者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鄭

奔世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祖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鄭氏殺於父也鄭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舉即位與主人拾踊鄭氏

升自東階者婦人自闔門謂東邊之門也東舉謂舉于東序不舉於房變於在室者也舉鄭氏善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於賓客之間也鄭氏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位主人泣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也

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訖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訖事畢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呼交反

鄭氏曰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即位於墓左既葬則於墓為位如未葬者於殯宮也男子左婦人右陰陽之義也於母

一括髮於父則不一焉隆殺之別也五哭者奔喪家始死為一哭明日家小斂為二哭又明日家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

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凡五哭也情氏方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

者告訖畢還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祖成踊東即位拜賓

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祖成踊於三哭猶免祖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訖事畢相去音問

此既葬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也禮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祖成踊襲

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祖成踊於三哭猶

括髮祖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此聞父母喪君命有事不得奔即於聞喪處發喪成服之禮

鄭氏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此除喪後方歸哭之禮遂除即於墓除服而歸無變於服主人自服已除之服自齊衰以下除服後奔喪唯着免麻哭罷即除鄭氏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及位哭成踊送賓友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此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即於聞喪處成服之禮云非親戚者因明聞父母喪哭之不離聞喪之處惟齊衰以下則為位而哭也三日五哭者併朝夕哭而言為急奔喪已私事當早畢故三日五哭而止也鄭氏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服有輕重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慙

不行望鄉而已哭可知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朝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惟凡為位不奠哭天子九誦侯七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哭父之黨以下謂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也不奠者奠則當父設神位在他處則難為父設也哭天子九至士三此謂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張氏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所識者先之家而後之墓異於親也親則先之墓矣主人先踊而後賓踊故曰從自外而來故北面用鄭氏補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母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

同親者主之

此論同居主喪之禮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小功總麻既除喪不追服惟免袒尚左手者吉拜鄭氏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麻謂總之經弔服也鄭氏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袒拜成踊而后襲以大夫尊先拜之而后成已禮也襲而后

拜以士卑先成已禮而后拜之也本說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而側袒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
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雞斯讀為筭
繩繩也

雞斯當為筭繩聲之誤也筭謂骨筭繩謂緇髮之緇親始死

去冠惟留弁纒小飲乃括髮併去弁纒也交手哭謂兩手相

心而哭也扱上衽者扱深衣前衽於帶為其妨號踊也糜粥

粥厚鄰里為之以飲食孝子不自顧其生也鄭氏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

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則袒之

心痛疾之意悲哀志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躰安心下氣

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背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

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

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

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

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

可復見已矣故哭位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

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徽幸復反也成壙

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爵踊如爵之跳足不絕地 辟拊心也 如壞牆言將欲崩倒不可枝梧也 孔氏鄭氏方氏

可枝梧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滿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望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此假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 孔氏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 不居肉袒之禮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

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曾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免五日問

禮補禮反

肉袒者不冠為冠尊服不敢褻之於肉袒之體故着免以代冠免狀似冠而廣一寸郊特性君袒而割牲蓋袒衣而非肉袒肉袒者露肉 用鄭氏

袒肉袒者露肉 孔氏修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免音問

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總不總則不免不免則不杖今以孤子當室次於成人既為族人服總則亦免而杖矣 鄭氏孔氏方氏

矣 鄭氏孔氏方氏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直杖直杖竹也為母削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

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
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
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
矣音辭反

首者不加削也父尊極故用直杖母屈於父故用削杖首用
竹削用桐或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為父桐節在內內陰
之類故為母愚竊意竹虛桐輕皆易於攜持竹直不待削故
直而用之父其次用木則木莫輕於桐故削而用之母耳父
在不杖謂母喪也尊者指父言也趨者疾行也事莫遽於喪
而堂上不趨者示父以聞暇不欲以喪容戚之也用鄭氏孔氏方氏修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始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
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妻兄弟有從有服而
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為反

此皆從服非正服而可變易者也從輕而重從無而有以人
情無所嫌而伸之也從重而輕從有而無以人情有所嫌而
屈之也馬氏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
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雖外親亦無二統鄭氏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
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三年喪既練期喪既葬二者適相值帶用故葛帶經用期之
葛經服用功衰謂期喪既葬男子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
正同以父葛為重故帶其舊葛帶也三年練後男子已除麻
經故經期之葛經也功衰者七升布三年練後與期喪葬後

皆用之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謂於斯時也有大功之喪帶經服亦如之蓋大功之初喪如期喪之既葬也小功之喪不變不以輕服減重服也孔氏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免音問

麻之有本者謂大功以上麻帶皆留根也三年之葛謂三年之喪既練去麻用葛者也變三年之葛謂三年之喪雖已去

麻用葛若遇大功以上之喪再得變葛用麻也麻斷本者謂

小功以下之帶澡麻而夫其根者也若三年之喪既練而遇小功以下之喪當其成服加免之時則經之既免則去其經

凡首經可經則經既即去之本孔氏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

凡皆不以輕服變重服也稅變易也麻以有本者為重故得變易而稅焉用方氏補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長丁丈反

是非重麻者言服長殤中殤之麻不改是非重此麻也以殤服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稅麻服葛之法不容不為之服麻也本孔氏說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為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

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如外宗之為君期服也世子不為天子服以有世襲遠嫌也鄭氏孔氏

君所主夫人妻天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適丁歷反

夫人大子適婦三者國之所重故君特為之主喪夫人即妻
又曰妻者以見大夫以下亦然也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
子有服者諸侯之子世襲故遠嫌不敢為天子服大夫之子
不世襲無嫌故可為諸侯服也如士服期服也君母非夫人
其臣不為之服惟僕御從之服適庶之辨也賈氏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
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當事謂有事于喪所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 鄭氏孔氏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
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
附下附列也免音勉
無免經經重不可去也稅猶免也唯至公門已有不杖齊衰
則脫去其衰而經猶不去也 鄭氏孔氏

間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直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
首齊衰貌若冢大功貌若止小功思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
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
哭三曲而復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起反
直子麻也此麻尤麤象壯麻也則稍精焉若者其服用此貌
亦如之也首其內而見諸外謂縫其端於內而露其首於外
也斬衰不縫齊衰畧縫功者布之精緻總者布之細也往而
不反氣欲絕而不能生也止平停不動三曲舉聲而三折復
聲餘從容也 用方氏補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
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
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

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
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食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
者也

一溢米重二十兩與鎰金之鎰同義孔氏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羹又
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疏食音嗣

此父母終喪以來飲食之節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聖室辛剪
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
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剪屏辛剪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
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
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

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無綫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
服者也疏吐活反辛戶稼反

辛今蒲草也辛剪不納者謂以蒲草為席剪頭為之不編納
其頭而藏於內也柱廬間之楣以為之固故曰柱楣剪廬檁
屏蔽之草以為飾故曰翦屏八十一綫曰升總麻十五升去
其半者七升半也有事其綫謂未織時鍛治其綫無事其布
謂既織後不鍛治其布是曰總也孔氏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
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線緣
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
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
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去起反

重直龍反線十
悉反線音椽

成布謂二升以上之布麤疏至六升其綾漸細故稱成布為帶三重者謂作四股糾之四股則積而三重也縗緣者以縗色為領緣線今淺絳色婦人重帶者帶下体之上以辟男子之重首經也黑經白緯曰織鄭氏孔氏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為重

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經重者謂男子之首經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既練以下則言大功可易斬衰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公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帶謂之重葛方氏鄭氏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換易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之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燕云者既有葛又有麻也孔氏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則得服後麻兼服前葛重者則易輕者男子易於要婦人易為首俱得易輕者也孔氏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首杖居倚廬食粥

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別彼列反創音

羣謂五服之親因二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孔氏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踳躩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嗚嘯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窮謂亦反隔自歸反

鳥獸小大各思其類况在於人何有窮已孔氏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乎脩飾之君子與則二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

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與音餘

邪淫之人薄於恩者也患云者患其恩之薄也駟之過隙駟馬駿疾空隙狹小過之速甚也遂之謂不特除之釋猶除也

○此言小人薄於恩君子厚於恩先王為之立中制補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有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期音基

此設問以明期之義孔氏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

為猶然也鄭氏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明行之已久鄭氏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緣下見負適反及被被

深衣者古上衣下裳此衣裳相連為一被體深遠故謂之深

衣也規圓矩方繩直權衡平袂在前應規袷在中應矩縫在

後應繩齊在下應權衡也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與身長短適

相稱也衽今之襟亦曰袂衣之衽與裳相續故曰續衽衣邊

本分四袷今鉤連為一故曰鉤邊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於

下畔之闊蓋深衣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袂頭在上下共闊

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則七尺二寸故曰要縫半下一說

深衣入要半寸其縫齊音措一寸謂之半下此專以縫言也

集慈湖及文公家礼附注

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

厭脅當無骨者袷音各厭於甲反解步啓反

袷謂衣袂當臂處高下宜稍寬便可運動其肘袂袖也肘臂

節也當臂之半袂言長短而不言尺寸者者經以臂之長短

布幅闊狹皆無常準故但云屈之及肘謂袖之短長但取其

長一臂有半使反詘其半適及臂半之肘比即衣袂長短之

度蓋視肘以為袂也帶下不厭髀上不厭脅適當無骨之處

謂腹間也用晦翁及趙侍郎汝撰說

制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一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

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裕音劫音音音

十有二幅者謂裳六幅每幅交解為一分為上下之殺闊處皆在下狹處皆在上共成十二幅也袂袖也自袖口至腋下裁令其勢圓故應見 裕交領也領交會處自然成方故應矩後漢儒林傳註曰方領直領也或云裕與領非一物別有裕方折之加於領上未知然否然近世朱晦庵定論為直領矣 負繩謂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而負之於背故應直下齊者衣裾之緝謂之齊如權衡相等故應平 用鄭氏孔氏司馬公慈湖石林修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如規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政或作正以直其正解負繩以

方其義解抱方記者既明直方之義故引坤卦六二直方以證之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仰平也 孔氏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完且弗費謂其完牢且易有也善衣謂朝祭之服 鄭氏孔氏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純之允反續胡對反

大父母祖父母也純謂緣之也續畫文會五采也袂緣謂袖口也尊者存則以多飾為孝 鄭氏孔氏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奉音捧 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蓋射禮之細也矢者

所投之籌中者受筭之器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以闕
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筭孔氏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其既
賜矣又重以樂敢辭哨七笑反重直用反

枉謂曲而不直哨謂哨峻不正謙辭也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其既賜矣又重以
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其固辭
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盤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般還曰辟辟音避

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送受天矢人見
賓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
拜也於是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
接矢與賓主人復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

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此言亦以止主人之拜也般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
矢半及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壺去坐二矢半筭以記籌數八筭賓主各四矢也鄭氏方氏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
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為請主人亦如之

此司射執八筭起而告賓黨為投壺之法也順投為入者以
矢本順入於壺乃名為入射者入一矢則司射者釋一筭以
記其射中之數比投不釋者其法實主更迭而投若勝者恃
勝而連投則雖入亦不為之釋筭也正爵謂罰爵以其正禮
故稱正爵也既行謂已行正爵也立馬謂取筭以為馬表勝
數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立一馬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
則為一成若勝者止得其二則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

二成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也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謂亦如上文請賓之辭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此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也弦鼓瑟者也狸首逸詩篇射義所云曾孫侯氏檀弓所云狸首之班然者也間若二者間者察之節欲其終始相協如一或云若者預設之辭蓋謂或間亦或一非以為節也未知孰是天師即弦者諾承領之辭鄭氏孔氏呂氏陸氏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其劫反

此明投壺中者釋筭之儀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者偏告主賓以矢具也益更也告矢已具請更投之也若矢有入壺

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以記之賓者於右主者於左鄭氏孔氏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其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數色主反純音全奇紀宜反

卒已也一純以取者二筭成一純則取以實於左手至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為奇奇則縮諸純下故曰遂以奇數賢謂勝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鄭氏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奉觴曰賜灌謂當飲者謝曰象賜灌也灌謂飲也勝者跪詘之曰敬以養氣體之不足也孔氏

此魯薛擊鼓之節每一圓點則一擊擊每一方點則一擊鼓
庭長司正也冠士謂外人來觀投壺之成人也樂人國人之
能為樂者鄭氏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
衣終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立聞之也君子之孝也博其
服也鄉立不知儒服與音餘

逢大也掖袂也章甫殷冠名補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
更僕未可終也行去聲數色主反更平聲

物猶事也更僕謂其說久長僕侍疲倦雖更代之未可終也
更僕猶詩云緝御用孔氏修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風夜強竊以待問

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席上之珍呂氏謂儒者講學從容乎席上知所自貴以待天
下之用晏氏謂君子此德於玉故稱珍焉方其藏器於身則
玉韞於匱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
以待聘集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為大則如威小則如
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粥章
中動作慎言衣冠不自異於常人孔氏曰疑謂衣冠
中變動作謹慎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
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
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側皆反誰乃旦反

齊者齊莊難者恭慎不爭陰陽之和謂寒燠不自擇已便而
妨人也用橫渠補

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
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
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
近人有如此者樂五孝切

祈求也 鄭氏

儒有委之以貨財澆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
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
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
特立有如此者

搏猛引重不量其勇力之堪與否當之則往喻儒者見艱難
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往者不悔事過即化也來者不
豫事至乃應也過言不再改之速也流言不極止之力也威
不斷而立謀不習而成用鄭氏孔氏方氏補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
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
有如此者

溽濃厚也過失不可面數疑好勝尚氣之言所貴於儒者以
聞過而改也 呂氏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甲冑冑兜鍪干櫓小盾大盾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弊牖易衣而出并日
而食上答之不取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論音

窬門旁窬穿牆為之上刻如圭 鄭氏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道弗逢世上
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

等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推昌雖反比用志反

（道古說合也胡氏云考也上弗援謂上無援引之者下弗推謂下無推進之者危謂毀害之也上下皆不得其應而詭譎之民反有危害之者然雖能危吾之居亂而終得以伸吾之志願猶將不忘百姓之病所謂思飢猶已飢之者於此而後足以見憂思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集鄭氏方氏說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幽居窮也上通達也不淫言節有守而不至於過不困言才有餘而不至於乏忠信之美以忠信為美也優游之法以和柔為法也毀方毀去其圭角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具舉賢接能有如此者辟音避

（稱即舉也君得其志謂君欲有為所舉之賢能成之使君得遂其所欲為之志也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薦賢為國不徵賞也本鄭氏方氏說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父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先猶相讓也父相待謂雖久而不忘遠相致謂雖遠而不遺在舉謂保任薦舉天下之士也鄭氏馬氏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翔之又

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深浴皆喻致繁陳言而伏既言而退伏也靜而正之惟欲正君而不求名也上弗知者雖用心如此而上不見知也麤而翹之以事之麤者微發其端而不急於為之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據其實有而不增飾表襮也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以治而輕為不以亂而沮撓也補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博學以知博學而多知也服近文章服習親近於文章之事如威儀之中雙語言之當理皆是也砥厲廉隅謂堅節行砥以平之厲以峻之廉謂稜隅謂角皆方正刻削而分彙不可紊者也分國如錙銖其義未詳鄭氏謂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錙者八兩銖者權分十黍之重又鄭氏以後漢家

皆以博學以知服五字為句惟呂氏陸氏以博學以知為句今從之補○竊謂分國如錙銖謂雖彙髮必與之共亦不輕受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又有如此者音洛下戶嫁反厭於豔反

方嚮也同志嚮也營道者經營道藝同術者同學術也並立則樂謂庶忘心相下不厭謂有遜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謂相信之篤不為謬言所動本方本於方正用方氏修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真讓有如此者

仁之本者可與為仁仁之地者可與行仁其規模寬裕則

仁之動作其與人遂接則習仁之能事 呂氏

傷有不墮獲於貧賤不充誠於富貴不慝君王不累長上不閱
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全景
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妄
音仁以妄常為句今如字以妄字為句

墮獲困迫失志之貌充誠喜溢失節之貌慝猶辱累猶係圍
猶病言不取辱於君上不累及於長上下不被明刑而見困
於有司此故謂之儒今之名為儒者非真儒故常為人所詬
病 鄭氏晏氏

卷之二十七



